

## 晨禱

每天十二點跟六點，我會把手伸出房門拿母親裝好的餐盒，半小時之後再把剩餘的食物和容器放回去。這是我與外界唯一接觸的時候，僅僅在此片刻，我會碰觸到房間之外的空氣。小學時的數學課曾讓大家回去計算過房間的坪數，當時計算的結果應該是十坪左右。當時不知道十坪這個數字代表的意義，代表一間五臟俱全的迷你套房、代表一間飯店雙人房或是半間教室。

當時老師對此評價了我很幸福，或許僅僅是一句無心之言，但卻讓我產生了巨大的困惑。幸福二字自始在我腦海中繚繞不去，像黏在鞋底的口香糖緊緊嵌在上頭。

房間裡是一片黑暗，連窗簾後及門縫都透不進絲毫明亮。唯一的光源只有一台在書桌上的電腦。藍光讓書桌周邊的東西微微可見，至少能略看到物體的邊角。桌上那副眼鏡早已不符合自己的度數了，就算戴上也仍然是一片模糊。但並不是在房間裡增長了度數，而是還在學校的時候便超出了。

那個時候的自己痴戀於迷茫的世界，彷彿將自己和外界微微剝離，以第三者的形式在遙遠的某處看著一切。那於他人而言大概不過是駱駝心態般的逃避，我卻扭曲的視之為一種浪漫。所以如果有人哪天問起所有的開端，我能夠沒有遲疑的回答出是那個時候。早在很就以前，似乎還和任何負面單詞扯不上關係的、幼小而透明的我，實際上就已經步入了這條路。

有些人會稱之為命運吧。儘管這是一個太理所當然以至於不負責任的詞語，但也就是所謂「神的方便主義」而已。

我突然想到一個被大家叫做「神父」的國小同學（就算當時我們應該連神父是什麼都不清楚）。

「你的夢想是什麼？」老師有一次在班親會上這樣問，雖是老生常談但若成真卻不失為一樁美談。

「我想當神父。」他說。

大人紛紛環顧四周、想找到他的父母。印象中他的母親甚至嚇得拍了桌，彷彿整間教室都晃了一下。

「為什麼呢？」老師勉強著保持微笑，可能在後悔前一日沒有讓大家預先排演過班親會。他思考了很久，像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。過程中教室一片寂靜，所有人都不自覺地屏著氣。

「或許是命運吧。」他最後說。

如果是五六年級時的年紀還能被說是聰穎，但在一場小學二年級的班親會，連早慧都不足形容。

想起他當時清澈而堅定的目光我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他能清晰的看見自己的未來，像在閱讀一塊板上釘釘的告示牌。而我甚至忘記了自己回答了什麼，大概也不重要。

突然一個奇想閃過了我的腦海，我在鍵盤上漫漫游移的手指終於有了目標，我打開了臉書的登入介面。

但他叫什麼名字？

我把白色紙袋裡的藥全部倒出來。其實真正醫生指示的只有兩顆白色藥丸跟一個白紫色膠囊而已，但前一陣子一點一點攥下了各式各樣的藥丸，就能喀拉喀拉的像吃糖果一般吞下。在咀嚼藥丸時整個口腔會充滿化學的苦味，在剎那取代淤積在腦中的不安與恐慌。

房間比往常更亂。所有藏在櫃子裡的紙箱全被拉了出來，裡頭毫無規律與共通點的雜物嘩拉嘩拉的撒在地上（甚至還有一罐幼稚園訂羊奶時不敢喝而帶回家的玻璃瓶，裡頭的物體已經看不出曾經是羊奶了）。

我找了很久卻找不到那本小學的畢業紀念冊，有點懷疑是不是之前被自己丟了。那倒是合理，我幾乎是沒有理由的憎恨所有有自己相片的東西，國中的畢業紀念冊確定是丟了，連當初費盡心思裝作若無其事要到的、喜歡的女孩的簽名也一起用打火機全燒得一乾二淨。

「你太敏感了。」依稀她曾用那樣哀傷的眼神看著我，我的皮膚像是被細細地撕開，疼痛是綿密又延續的。

有時候我會想像所有找不到的事物都被吸到了另外一個世界，那裡所有的東西都是被遺忘的事物，被堆成無數座雜物山，上頭的原住民就用那些被忘記的物品生活.....我突然覺得很暈，或許是今天的藥丸裡參雜著先前沒吃完的安眠藥吧.....還是該吃的那三顆裡就有？但身體離床隔了幾個紙箱和散落的雜物，實在沒有力氣走過去。於是我站起身將幾個塑膠玩具汽車、一個手作馬克杯、幾張揉成一團的紙跟一個鉛筆盒踢開，然後乾脆睡在那一小塊空地中。所幸之前被帶下床的毛毯離的沒很遠，還能在不挪動身體的情況下用手勾到。

意識朦朧而不清晰，大概確實是藥效發作了。那種睡意和一般的倦意是不同的，比起身體上的疲憊，反而是精神以極快的速度散失在空氣中，一切似乎變得毫不重要，不論是難過的事或快樂的事都彷彿和自己沒有一點關聯。

醒來的時候其實很好奇自己睡了多久。感覺至少有十幾個小時，但精神上卻也沒有變得特別好，反而是身體感到莫名酥軟難受。像被來回甩在木板上的一塊麵團。

我坐起身，意識仍然分離在各處難以重新匯聚，也只是勉勉強強地湊成一塊。我把身體拖

向電腦桌，點開休眠的螢幕看了一下時間。

02:23。

如果以上次吃飯的時間做基準，大概睡了五個小時而已。但更可能的是自己整整睡了一整天又五小時。我還是皺了一下眉頭，不太確定是兩種可能性的哪一種。雖然到底是哪邊也不太重要就是了。

我想洗把臉，一邊踢開路途中的障礙物掙扎著到了浴室，好不容易抓住了洗手台的邊角，陶瓷冰涼的溫度透過肌膚傳進血液裡。此時才意識到自己特別熱，雙頰燙得像要著了火。

有時候會這樣吧，突然覺得鏡子裡的樣子不像所認識自己。我撐著洗手台抬起頭，與鏡中的自己對視，卻在瞬間毛骨悚然。那是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的情景，只能不停快速地眨著眼，像這樣就能清掉視野裡令人不適的畫面，眼睛大概太乾了，每次眨眼都能聽見眼球與眼皮接觸時的聲音。

然後我突然哭了出來。

要說被眨眼給痛哭聽起來也過度荒謬，只能說那是毫無預警且沒有任何理由的。我抬起頭面對鏡中的自己，撐著洗手台的雙手發著抖。

我看見一個像怪物一樣的東西。五官是朦朧不清的，只有帶著血絲的雙眼死死地盯著，看起來帶著殺意、又像是脆弱易碎的嬰兒。淚水不斷從那雙眼睛裡流出，沿著臉龐一路向下，最後滑落到手臂上。我想到自己手臂上的疤痕，沒有規律的短線劃在肌膚上、結痂。

那短短的印象使我哭得更加厲害，感覺喉嚨一部分的微血管已經破了，嘶吼的哭喊帶著血腥的鐵鏽味。我能怎麼做呢？第三個我輕輕脫離了身體，飄到空中看著像野獸般的自己。

「最可怕的其實並不是難過。」

是難過卻沒有理由。

腦袋中突然響起了神父的聲音，是在剛升上國中的時候（但是神父有跟我上一間國中嗎？）。印象中我是穿著國中制服的，綠白棋盤格子的短褲和白襯衫。我跌坐在鏡子的碎片間，短褲下赤裸的肌膚上有一些細細的傷口、微微滲著血。

「鏡子是怎麼破的？」神父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腦袋裡一片空白，連眼前的人是誰都認不出了。

「我不理解的是我為什麼會難過。」我說，或者我只是一直哭。「我明明如此的幸福。」

不管從哪個角度看，我確實是幸福的。

我擁有一個家境小康甚至還不錯的家庭背景、母親很愛我、學校的功課不算太難、和大家處的也不錯（大家都很善良）.....沒有被餓過冷過、沒有在正夏或嚴寒中跪在馬路邊乞討、有 iPhone, Jordan, g-shock, PS3。

褲子白色格子的部分有些已經染成了深紅色，綠色的部分也變得更深、接近黑色。和流血的程度成反比，我感覺不太到疼痛。如果能疼痛就好了。

我就能知道我為何難過。

記憶在此處嘎然而止，大概又是一段偽造的記憶。後來發現當日夜分際不清之後，似乎連夢境與現實的界線都消失了。這可能是一件好事，畢竟能將所有壞的記憶全推給惡夢的那一邊。

我隱約想起神父總是戴在胸前的十字架。儘管當時頭疼得抬不起來，卻能看見那個閃亮的十字架隨著他俯下身亮在自己面前。

此時此刻我突然渴望著禱告，儘管似乎神不太喜歡我。我試著跪下，雖然不太確定大家都是怎麼做的，但確定的是我總是想得太多，從來無法像母親那樣清楚明確的在意識裡說出自己心中所希望的。

我說。神啊。我一頓一頓地斟酌說出要告訴神的話，但腦中的思緒全結成一塊，像是被弄亂的毛線或是類似的東西。

我希望。我希望。我有很多想說的。我把十指緊扣的雙手嵌得更緊，彷彿這樣就能擠出一點自己想表達的希望。但卻一句完整的話也拼不出來。

第二次醒來的時候自己難得躺到了床上（又或者是無數次中的某一次），大概母親進來過，先前因為翻找畢業紀念冊的混亂又重新歸於整齊。地面大概還拖過，兩天前打翻的湯漬已經不見了。

母親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讓我發現自己進來過這個房間，大概是害怕我的病更加嚴重。其實我並不認為會如此，但又想盡可能的把自己的存在在家族裡降到最低。有時候我感覺自己像《變形記》的那隻蟲，見不得人地窩在那個房間裡，作為家人的累贅存在。

「累贅。」我看著天花板吐出了這兩個字，光線從窗簾外透入，所以能看見天花板的花紋。是漩渦形的。

我確實很幸福。

天花板的圖案彷彿會動，以緩慢的速度旋轉著。我輕輕的閉上雙眼，將呼吸降到最緩，感受整個房間都在緩慢的旋轉，自己像螺絲釘那樣被旋入被單裡。

我想起神父的名字了。

我身體還沒恢復原狀，有些暈乎。但總之還是先爬下床，半奔半跌的坐到電腦桌前。電腦因為待機太久而自動關機了，我按了開機鈕之後吞了口水，有些緊張，手腳微微滲著汗。我迅速地打開臉書，鍵入他的名字：

羅、保、賢。

那個帳號的共同好友都是我的國小同學，大概就真是他本人吧，貼文不多，也多只是分享一些線上遊戲的抽獎活動。我看著他的個人頁面停了很久，不清楚接下來要做什麼。

我思考了一下，打了一段訊息，包含解釋自己的身份或一些不重要的噓寒問暖：

「.....你還記得你說過想成為神父的這件事嗎？」

「想成為神父的不是我吧？」他回得很快。

我關掉網站，突然覺得有點餓。

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的感受，畢竟先前就算幾天沒吃東西也不會在意。但那樣小小的渴望卻一直在心頭上搔著，甚至超過了所有憂鬱與空虛，填滿了思緒。我眨了眨眼，看向鑲在牆上的那扇木門。那扇門是陌生的，彷彿是憑空出現在那裡：淡白色、上頭裝著銀色的金屬門把。我猶疑地把手放在門把上，試圖打開，手卻沒有施力。我仍然不確定自己該不該打開，似乎反而是一種背德的作為。

門外的一切都是陌生的，即便距離自己的房間往往都只有咫尺，但連走在地板上都感到過分不真實。我扶著牆，沿著走廊走向餐廳，赤裸的腳底直接碰到毛絨的地毯，彷彿離地幾公分般輕飄飄的。

到了餐廳之後光是開燈就找了許久，之後拉開冰箱的門，一股冷藏食物的味道撲面而來：混合著青菜、醬油、番茄醬、巧克力蛋糕和分不清的殘餘味道。伸進冰箱內部的右手能感覺到一股冷風吹在手臂上，肌膚上的寒毛微微豎起。

我最後拿了一瓶葡萄汁，順道在桌上的零食籃裡拿了一塊巧克力豆餅乾（賽百味的）。葡萄汁倒在馬克杯裡看著更貼近黑色，像是在喝某種毒藥。

一般而言母親的便當裡大多是正餐，少有點心那樣的東西。不太確定是因為醫生處方或是身為一名母親的職業道德。

砂糖的味道在口中擴散，牙齒被甜味漬得有點麻麻的，巧克力的香氣混合著麵粉、奶油，味道不算令人熟悉卻非常懷念。在尚未將餅乾吞嚥時就喝下一口葡萄汁，幾乎像是濃縮液體般讓口腔覆上一種難以言喻的化學甜味。

日光燈照著過白的燈，連空氣中的塵埃都能清晰看見。只能聽到自己咀嚼的聲音和水龍頭緩而規律的水滴聲。

「滴。滴。滴.....」

我把剩下的餅乾塞入口中。悄悄的走向母親的房間。那是近似於蠱惑般的無意識作為，像自己剛剛喝的葡萄汁帶有酒精成份。

她正熟睡著，小小的蜷在床上，看起來甚至像是一個孩子。房間的黑暗與門口的光線清晰的形成一條邊界，劃開母親與我。

我走出房間了，但未來會如何卻仍是未知的。一切從來不像故事能夠清楚俐落的結束，往往是迴旋反覆的掙扎中偶爾得到了結果。我不願向母親承諾任何事，只是看著她的身子一上一下以極小的幅度起伏著。

不確定有多久，然後我走回房間，拉開窗簾，房間頓時由一片黑暗變成一種晨曦特有的淡灰色。窗簾的花紋是藤蔓的圖樣。原本上頭還灑著亮粉，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掉了大半。

窗外的路燈沿著人行道稀疏的排到視線的盡頭，亮著帶上灰塵的微光。街道上沒有車，好一陣子開過一台車也是呼嘯而過，掀起幾片樹葉又消失無蹤。

彷彿全世界此時只有一個人醒著。

我跪下之後看著窗外四方形的世界，低著頭虔誠的祈禱。想要說的事情其實很少，只是一句太過於自大的話。

抬頭之後，我看見神父站在第三盞街燈下。他用口形說：

「我愛你。」